小畜集

三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茶園十二韻 揚州作

勤黃修歲貢晚駕過郊原蔽芾餘十本菁葱共一園牙
新撐老葉新牙之上去年旧葉尚在土軟迸深根舌小侔黃雀毛獰
摘緑猿出蒸香更別入焙火微温採近桐華節生無穀
雨痕緘縢防遠道進獻趁頭番待破華胥夢先經閶闔
関汲泉鳴玉甃開宴壓瑶罇茂育知天意甄收荷主恩
沃心同直諫苦言類嘉言未復金鑾名年〻奉至尊

送董諫議之任湘潭

依々行色滿帆檣又借仁風惠遠方暫去長沙非賈誼
猶虛詩相待張蒼檻前波浪瀟湘潤雨後汀州橘柚香
翰苑放臣知最幸頤聽民訟継甘棠

送江州膳部歸闕兼寄承旨侍郎

九江為郡槩成霜淮海相逢共黯傷放逐翰林同李白
蹉跎郎署似馮唐才名各負詩千首離別無辞酒一觴
歸見鰲頭如借問為言棖也減剛腸孫与承旨侍郎同年

立春前一日雪

一色滿淮海莎皆曉欲平氣寒知臘在勢猛共春爭飄

洎殘梅妬龍鍾老檜孳隨風無定態入竹有繁敲倚檻
吟忘倦援毫画不成南鄉消瘴癘東作助農耕片颸鵜
毛遠光翻蝶翅輕任貧添酒債慵掃慰詩情群玉峯峦
秀華胥世界清老郎無政術沉酒無江城

送嚴判官儒歸滁州

永陽謫宦鬢成華唯有賓從最可誇文翰東堂進士第
風流南国相公家移官我来歸舟禁廻棹君今指白沙
滁上淹翔雖已久寺樓山色對琅邪

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

二十年前在濮陽賓筵留我共飛觴當時進士衣如雪今日郎官鬢有霜吏役可堪巡壖埭軍城猶喜接封疆能來界首相期否堤上依依柳漸黄

送閻門秦舍人

郡印我來解輕軒君不留相逢那几日此别又經秋山雪晴猶在河澌暖不收內庭連上閣早晚共優游

病起思歸二首

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薄藉間叔夜養生休著論陶潛死難只因閑陶潛云人生實難死人移郡印三年謫未報君

恩雨鬢斑安得便歸里田去松篁泉石掩柴關

四十為郎非不偶況曾提筆直瀛洲明時遇主誰甘退

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夢得貶謫為郎四十餘年）薛能

詩什恥監州（薛許昌詩云監州是戲儒）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

達冕旒

寒食

寒食江都郡青旂賣楚醪樓臺藏綠柳籬落露紅桃妓

女穿輕屐笙歌泛小舠使君慵不出愁坐讀離騷

訓太常晁丞見寄

當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為出谷鶯猶作三丞君最屈
偏尋兩制我知榮湮沉莫厭青衫在彼此俱嗟白髮生
重入玉堂非所望汝陽田好欲歸耕鼎詩祝予再入翰苑

張屯田弄璋三日略不會客戲題短什期以滿月
開筵

布素相知二十年喜君新詠弄璋篇洗兒已過三朝會
屈客應須滿月筵桂子定為前進士蘭芽兼是小屯田
至時擔酒移廚去請辦笙歌与管弦

寄秀才馮十八礼丞同年

君從婺女与嘉興我自滁陽到廣陵同被雪霜侵兩鬢
獨嗟官戢是三丞郡丞新養華亭寉鄉信時逢建業僧
頗作入朝兩道主只看黃霸詔書徵

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綉衣直指東南夷入奉風謠受聖知持節又從三殿出
演綸還較一年遲朝中謬拜推賢表江畔空吟惜別詩
郡印喧卑文會少為君搔首落花時予在西掖嘗奉謂之

杜丹十六韻

豔豔百花勲花中合面南賦詩情莫惓中酒病先甘囯

色渾無對天香亦不堪遮須施錦障戴好上瑤簪苞拆深擎露枝拖翠出藍半傾畄粉蝶微亞摘宜男鄰妓臨粧妬胡蜂得蕊貪怱行晴吹動濃睡曉烟含話別年經一相逢月又三遺吾搨白髮為尔換新衫池館邀賓看衙庭放吏忝仙娥喧道院魔女逼禪院道院禪庵皆公署內所有亂折窠難析分題罰更探歌譴殊未厭零落痛曾諳穀雨供湯沐黃鸝助笑談顏生見如此未免也醺酣顏回不飲酒

朱紅牡丹

渥丹容貌著霓裾何事僧軒秖一株應是吳宮歌舞罷

西施因醉誤施朱

芍藥花開憶牡丹絕句

風雨無情落牡丹翻堦紅葯滿朱欄明皇幸獨楊妃死
縱有嬪嬙不喜看

海仙花詩 并序

海仙花者世謂之綿帶維揚人傳云初得海州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予視其花未開如海棠既開如木瓜而繁麗嫋娜過之或一朶滿頭冠不克荷惜其不香而無子第可鈎壓

其條移植他所因以釋草釋木驗之皆無有也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予謂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為號目之錦帶俚孰甚焉又取始得之地命曰海仙且為賦詩三章題諸僧壁

一堆絳雪壓春叢嫋嫋長條弄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似將繡被覆薰籠

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与香盡日含毫難与比花中應是衛莊姜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為名卑且俗
為君呼作海仙花

后土廟瓊花詩二首并序

揚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
自當羞見落梅粧

春冰薄薄壓枝柯分与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

老松擘雪白婆娑

櫻桃漸熟牡丹已凋恨不同時輙題二韵

紅芳落盡正無寥吟遶空枝首重搔最恨東君少才思不留檀口待櫻桃

芍藥詩并序

芍藥之義見毛詩鄭風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謝公直中書省書云紅藥當堦翻自後詞臣引為故事白少傅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有草詩畢詠芍藥詞彩甚為該備然自天后以來牡丹始盛

經鉏堂校録

而芍藥之艷衰矣考其寔牡丹初號木芍藥蓋本同而末異也予以端拱己丑歲由左司諫為制誥舍人後因事黜弃淳化甲午年又以礼部員外郎章復旧職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則謝公白傅之任皆蹂躪矣自出滁上移廣陵追念綸閣于今九載而編集之內未嘗有芍藥詩言于詞臣不得無過楊州僧舍植數千本牡丹落時繁艷可愛因賦詩三章書于僧壁

牡丹落盡正淒凉紅藥開時醉一塲羽客諳傳尸解術

仙家重藝迓魂香蜂尋檀口論前事露溼紅英試曉粧

曾忝掖垣真旧物多情應認紫微郎

東君留着占殘春浔〻遅開亦有因曾与掖垣留故事

又来淮海伴詞臣日燒紅艷排千朶風遞清香滿四隣

更愛緑頭丟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滿院匀開似赤城帝鄉齊点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客

珍重維揚好事僧酌處酒盃深蘸甲折来花朶細含新

老郎為郡辜朝寄除却吟詩百不能

莫春

索寞紅芳入一年老郎空解惜春殘幾聞鶯囀誇楊柳
已被蟬声哭壯丹杜志休磨三尺劍白頭誰藉兩梁冠
酒罇何必芳人勸且折餘花更盡歡

詶高郵知軍蔣殿丞見寄

青雲豈望更翱翔覽照唯添鬢雪光為郡自知無政術
帰田猶擬拜封章且眠錦帳趣蘭省終掩雲関臥草堂
三入承明已過分有何辞筆敵長揚（予兩知制誥一入翰林）

又和寄惠藤箋絶句

蠻藤編箋自番禺錦袋羅囊尽不如乞与楊州野詩暮

行春誰怕雨隨車藤箋耐雨

先帝登遐聖君嗣位追惟恩頤涕泣成章

鼎湖髯斷去難攀九五飛龍已御乾兩制旧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老為郎吏承綫經假作諸侯泣几筵踈賤無由撰哀册夢中空負筆如椽

登壽寧寺閣

乘興登虛閣披襟一望間聖朝新日月時帝初即位几国旧江山桂隔晴虹断簷暄夕鳥還帰衙不辞脫吟思白雲間

經鉏堂校錄

池上作

来遂滄洲去池邊弄綠波醉浮舡底冗吟遠履痕多静照新華鬓沉思旧釣蓑晚凉得幽趣魚戲　荷

和国子柳博士喜贈見贈

霖霪為害正憂農昨日陰雲散碧空潑刺退灘漁失水啁啾高樹鳥如風洗開霽月嬋娟色放出秋花菡萏紅労寄新詩曲相賀由来灾異繫三公

公退言懐

吏胥圍遶薄書堆病眼昏〻素鬓垂已覓文章無用處

不歸田里待何時兩衙決事官差我五日延英詔問誰
賴有古人蹤跡在只因蘧甯是吾師

公餘對竹

冠褐飄飄下退公引吟由坐一叢叢買添幽景渾无價
洗却繁陰別有風曽任雪欺終古緑也遭花映暫時紅
此君合是吾廬物會種嬋娟伴釣翁

官舍偶題

俸錢隨月盡公務逐時生白髮多悲感皇華倦送迎奉
身无寔事因我為虛名會向滄浪上秋風自濯纓

贈呂通祕丞 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边獨歛眉已入朝行反掌庾未如畿尉且吟詩君前任畿尉堰頭笑傲同張祜市裡優游比路隨唯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滞肯多時

贈虛已

谿边幽寺好烟霞別後春風几度花夢憶一岩紅薜荔心輕三事紫袈裟禅机悟了身无着詩句高来鬂有華不遇蘇州韋應物畫公篇什向誰誇

贈省欽 師善八分太宗名于殿上書敎行賜紫

旧隐何年别翠微瀑泉声外鏁禪扉御前曾写八分字
天上特宣三事衣燈照夜庵霜後冷鼎烹秋菌雨中肥
終歸五老峯边去杯度長江錫杖飛

贈玉殿院同年

几年淮海嘆驅馳美拜初聞入奏時乍作臺官劳馬揖
合為廵夜近龍墀多從此地升三字莫向朝端説四推
縱遇省橋休拘項郎官班列甚宣畢時郎中八十餘員之外數百員臺官稍少

留别揚州池亭

竹遶亭臺柳拂池徘徊終恋郡坐西斜陽更上漁舟坐

經鉏堂校録

明日紅塵逐馬蹄

池邊菊

緑池遠逕几千栽准擬登高泛酒杯未到重陽歸闕去

金英寂寞為誰開

楊州道中感事兼簡史館丁學士時与丁同赴京

淮邊爲冉相進郡又得同途赴九重頗我尚騎天廐馬

共君遥想鼎湖龍賈生北望朝文帝白傳何期哭憲宗

携手駟橋殘照裏断䰟空對隅江峰

太宗皇帝挽歌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遺衆傳啟合天心陵相
蕭騷韵　階蓂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党堯年久耋期世間人自毀天上事难知終
讓東封礼遂成南狩悲金銮旧學士頭白涕漣洏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国崩去年寧壽節今夕永熙陵薤
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吟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闕下言恨上執政

謬提文筆侍先皇謫宦帰来遇国喪仙駕只留燒葯鼎
繐帷猶認隷書囊北辰別見天垂象西内渾疑海変桑

昨日梓宮陪哭臨淚多唯有老馮唐

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稹
羞見部人看李邕旧日謬吟紅葯樹新朝曾献皂囊對
猶期少報君恩了帰卧山村作老農

詰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寃事已休洛殿失恩成一夢
鼎湖攀駕即千秋道边任死心終直澤畔長吟淚暗流
虞舜五臣知此事戲儒應免更監州（薛能詩云監州是戲儒）

送郡察院知朗州（察院自淮南轉運乞傳養有此除并拜母為县太君）

郡丞全占五溪雲就養辞權以孝聞重戴旧称秦御史

高堂新授漢封君板與為別經三載壽酒先斟滿十分
我歡今生無此事賦詩相別淚零零

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荊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運輸權重使蠻荊戢叨三館圖書貴
地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潛解印逋民知惠自歸耕
官曹寂寞馮唐老多羨乘軺澤國行

送宋澥處士之長安內翰舍人弟

簪笏盈門独紉蘭臥龍潛在八龍間鴒原任說朝賢貴
寉氅惟称處士閑靜披仙經燒大藥狂挨僧壁画遙山

老郎見作歸休計入取圭峯並掩閟

送刑部韓員外同年致仕歸華自察院求致仕

抗表辭烏府幘山鬓未秋朝簪還獬豸塵世謝蜉蝣拂袖人生事懸車帝命優名光新日曆官占好詞頭應宿郎曹美尋仙物景幽綉衣移蕙帶驄馬換耕牛對枕蓮峯翠當門瀑布流妻間栽葯艸兒戲雜猿猴買竹憑牙板疏泉溼鹿裘四推離督責三院肯淹留接武陶貞白差肩許遠遊十州如得侶萬户任封候脫洒困君去龍鍾使我羞遷鶯情最洽化寉術難求掌誥無文彩謀身

寡悔尤紫垣頻忝竊白髮合歸休應連叨三人張衡尚四愁亦期婚嫁畢攘袂逐浮丘

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予淳化辛卯歲贈詩云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鶺鴒原青雲隨步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一條遺恨處不教英俊在吾門

贈浚儀朱學士新知貢舉

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忝謁絳紗寬西垣久望神仙侶

北部休誇父母官丙辰送僧莎逕滑夜棊留客竹坐寒
何時儤直來相繼三入承明興漸闌

書懷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泰州

共嘆蹉跎兩鬢蒼立朝為郡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省
又送山濤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忝十年兄弟分偏長
喜聞辭日留前席莫等多時住水鄉

寒食出城馬上偶作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八音過盡因山後
雙淚滂沲拜墓歸艷冶穠花迎馬笑輕狂榆莢撲人飛

官達時態更諳尽猶愧昉賢直紫微

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 五首

力疾舂朝謁歸來倦迎送老為儒術誤瘦愛道裝輕羅

葯幽香散移琴細韵生晨餐漸有味筍蕨倍閒情

妻兒慣蔬素僕馬任龍鍾一榻渾無物孤琴對病容凨

翻簾影亂筆減研痕重幽寂誰為伴扶行賴瘦筇

食貧當歲旱朝退 端憂典笏違休假焚香頤有秋病

飢渾厭肉疾冷未更裘夢見山村興披蓑釣亂流

郎垣領制誥十年未上坡馮唐空潦倒衛瑄是誰何猶

頳紫垣直聊適白髮多歸田未有計林樹綠婆〻
日〻奉朝請病多仍食貧揶揄應有畏吏侯豈無人鳳
閣十年筆烏紗九陌塵集仙知己在應為指迷津

僦宅

老病形容日〻衰十年僦宅住京師閣棲鳳鳥容三入
巢宿鷦鷯只一枝壁挂圖書多不久砌栽蘆葦亦頻移
人生榮賤須知分會買茅庵映槿籬

青猿

小僕如猿狖貧家備指呼未堪隨馬足已慣典魚須時

洗塵侵硯間收雨滴圖歸田如有計留貯酒葫蘆

寓直偶題

兩朝書命愧無才謾逐侍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事拙於方朔少詼諧命奇只合先休退道在何妨更卷懷白手猶期議封禪一隨鑾輅見燔柴

頃年謫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跡乃工部畢侍郎所補也昨因問之乃云亡失多年矣作四韻以還之

謫宦山州自訓童因求書籍有遺逢偶收毛鄭詩古義

識得歐虞旧筆跡南郡携行心不足此本自解梁廻便合納上尋值侍郎入聖上幕府不取謁私遂携去滁楊二州西垒送去手親封塵侵烟染尤堪

重年號標題歷武宗

伏日偶作

移床施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音容唯有骨

食貧生計旋無錢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日宴眠

會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

和吏部薛員外見寄

悵也好剛多悔吝唯憑忠信自書紳嚴陵知退遺榮利
只擬滄海把釣綸老去趍朝慵待旦病来求假動經旬
西垣異味更諳盡一片烏紗滿馬塵

贈客直張諫議与子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淚
四年歸圃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
且喜相逢開口笑敢陳功業不須論

寄狀元孫學士　何

久居臺閣多憂畏欲薦賢才涉北周灰死寸心甘不動

雪侵双鬢未能休封章事侵空騰謗制誥詞荒益自羞唯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並龍頭

送譚殿院之任南陽

大底人生樂故居山川況復漢南郡別來墳墓有宿草歸去田園多綠蕪銀印莫羞双鬢白錦衣兼照兩轄朱西垣衰病無憀客空羨此行謌袴襦

送河陽任長官

宰君行李若蕭疎妻子龍鍾尚跨驢醉眼且看花滿縣愁顏莫望果盈車頭銜新換呼明府科第元高得校書

誰解吟詩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知

和屯田楊郎中同年留別之什

科名長恐忝同年許国丹忱皎日懸謬掌斯文雖未喪欲行吾道即无权謝公留滯蒼苔院潘岳征行落葉天引重力輕深自媿强訓詩什益淒然時予嘗奉屯田未有恩旨

送臨清楊可主簿入蜀楊父為諸司使祖有贈官及第授官後以父印歸拜祖墳焚所贈告

脫白去焚黃還知祖德光墓墳裔木老襟袖桂枝香迴見梅含雪歸逢橘飽霜子雲應有宅為買草玄堂

送淳于中舍懸車養

懸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望苑官清諧侍養督郵名賤恥徒勞青宮位在他年起綵服身歸此日高我媿无親尸厚禄与君書命淚霑袍君萊用錄事乞到仕

送正言楊學士億之任縉雲

弱冠珥朝簪才堪任翰林重違君厚遇聊奉母懽心筆削留惇史囊裝貯賜金帆張淛河闊山對括蒼深暫歇趨朝馬重聞故国禽幽蘭南澗採壽酒北堂斟務簡慵閣閑家豐不典琹綵衣方侍養紅葯即供吟我占掖垣

久自驚年鬢侵妨賢兼罔極相送淚盈襟

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

賃舡東下歷陽湖牓版科名釋褐初賓戢不憂無厘俸郡齋唯喜有藏書錢候聚書尤多伴吟先買秋江寉醒酒時烹晚市魚廉使多情應問我為囙衰病似相如

送南陽李太傅二首

西朝黃閣預弥綸久策春坊第一勳僧塔旧題新進士登壇先拜上將軍馬銜金勒衝微雪雁避紅旌入斷雲還似徐州張僕射詩相送四方聞

紅旂飄〻奪曉霞御筵相送出京華仲尼俎豆真儒者
郤縠詩書帥將家腰下已懸如斗印門前看見築堤沙
先朝學士期享復奠　南汩入相麻

壽孫三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開樽鑑裏休嫌老懷中已抱孫
繃裁錦段香　浴銀盆他日歸田去相扶入華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經鉏堂校錄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謝宣賜御草書急就章並朱邸舊集謌

臣聞伏羲畫卦朴且淳蒼頡造字初有文大篆小篆八分體楷隸章草何紛紜因茲八法各有要遂使六藝區以分其中最難惟草聖玄妙功夫自天性又聞關雎本王化四始洋〻風化下比与賦頌六義分乃有變風兼變雅仲尼刪後屈平作郢客李陵闢名價古來詩道難得人草唱弥高和弥寡如今草聖与雅言盡在吾皇萬机暇元年十月近乾元崇文院静寒霜晴直廬日午仇

書罷闕叓朱衣遶砌行中使傳宣来上界忙把兎須下
堦拜寶函鈿軸光六離御札文書御製詩折腰摺笏拭
双目汗流魄駭聊一窺急就章何縱横藍田種玉苗初
成雪花洒敀烟嵐壁黑雲满出天漢星乍似鮫人泣下
珠無数錯花晶熒满盤貯又似大鯨呑盡滄海波查牙
露出珊瑚樹朱邺集何請竒仙風撼動琼林枝漢皇休
道白雲句穆满虗吟黄竹詩乍似三春直上伯陽臺熙
熙物華當眼開又似十洲夜伴王母宴鸞謌鳳吟次第
来小臣再拜受一軸擣紙抄詩未足 焚香朝向天日

看執簡夜對星辰讀臣見高宗飛帛亦有名筆跡往〻
頌公卿所得不過三五字當時臣子猶為榮又見玄宗
詩什頗留意吟詠時〻成御製而和止于一兩篇至今
史冊猶為貴若徵往事比明時萬分之一徒爾為未如
我四十三氏聖人作一百二章天子詩永為家寶藏書
篋豈讓西方貝多葉且教世〻傳子孫長向皇家作臣
妾

應制皇帝親試貴士詞

天王出震寰海清奎星爍〻昭文明詔會郡國貢多才

大張珠網羅群英皇情孜〻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
宮柳依籠三月烟炉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〻光如雪
一一重瞳賞鑒别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难言盡臣節
小臣蹤跡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載
如今己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問将何報明主
慙制非才但淚垂强作登　謌辭焉

、謝政事王侍郎伏送氷

火雲如山暑雨歇天地爐烘三伏月玉皇敎散閬苑氷
斷開北陸花琮瑰盈娥貯向瑶花合分命中官賜黃閣

鳳皇池上玉壺盛温樹風声颯蕭颸台恩分与西垣士
綸誥稀疎方假寐下和抱璞入真廬從此驚忙不成睡
怒蝇休向筆端飛抵鵲渾疑山下墜寒生毛髮清牙齒
脆若玉芝甘似醴炎風暑氣都不知空作狂謌謝知己

酬贈田舍人

君不見天上星辰拱環極忽然隕地变成石又不見雲
中鷹隼横高秋有時揭翼化作鳩人生進退甚類此左
遷右轉誰自由憶昔逢君在鄒魯翰林文人東道主一
言得意便定交数日論文暗相許迩来倏忽十餘年共

上赤霄連步武禁中更直承明廬深喜蒹葭依玉樹兩制
惟君最情　直金鑾坡誰
知共理淮陽郡官銜新換欣曹郎腰佩初懸列侯印復
垣三字班列閑南面百城資望峻且應尽意頌諂條豈
復迴頭頌文陣下車果有謳謡生賣刀買犢民帰耕黃
發老農鼓腹唱雪花双鹿挾輈行棠陰露濃滴朱紱麦
秋風冷吹紅旌行春多暇吟情發閑作長謌寄同列謌
中首爲明君語指点神仙為旧厳侶徐維合在蓬瀛郎
杜已聞為父母重来便恐調金鉉無復區區掌文翰直

如往歲未徵黃道在何勞重嗟歎入則黄蒼苔詠紅葯了事合人孫處約出則張皂蓋擁朱輪賢明太守名信臣請君屈指數交友似此官名能几人逢時誰不欲行道遇主我亦思庇民功名富貴皆待恩出處語默即衛身一車甘雨方建集萬國淳風莫泣鱗他時宣室召賈誼賢人事業當併伸未聞忽見烏兔走鑑裏星星將白首休躭鈴閣家藏書且酌郡無官給酒嬰兒稚女滿眼前莫負時光笑開口

對雪示嘉祐

去年看雪在商州使君命我山寺頭峰峦草樹六百里
飢鵶凍鳥皷啾啾山城窮陋无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愁
飲酒自寫不待勸乘興一引連十甌脫帽上馬顛自適
狂吟醉舞夜不休今年看雪在帝里瑶台琼樹佳氣浮
朝廻攬轡卻四望移下五城十二楼樽中有酒翻不飲
鬱鬱不快非怨尤吾兒嬌騃未曉事問我胡不私獻酬
因令把筆寫我意為渠吟作雪中謳昔為副使不理事
待罪且免憂人憂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
秋來連澍百日雨禾黍漂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畝

經鉏堂校録

農夫失望無麦麪尓看門外飢餓者往〻殭殕填渠溝
峩冠旅進又旅退曾無一事裨皇猷俸錢一月数家賦
朝衣一襲几人裘安边不學趙充國富民不作田千畆
胡為禄〻事文筆謌時頌聖如俳優一家衣食仰在我
縱得飽煖如狗偷况我眼昏頭漸白安能隱几勤校仇
何時提汝歸田去賣馬可易数隻牛深耕淺種苟自給
藜羮豆粥充飢喉黍畦鋤理學元亮瓜田澆灌師秦侯
素飧免作疲人蠹開卷免對古人言未行此志吾慼〻
對酒不飲抑有由斯言不道向人道語尓小子為貽謀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平生聞說宣城郡水石幽奇人物奇檻外澄江練不收
窗中遠岫眉初印六朝繁盛至隋唐才人名士遥相望
謝公向此憑熊軾白傳曾為鹿鳴客江樓山寺多賦詩
往々題名在僧壁皇家早歲平吳後翰林貢公為太守
至今清話玉堂中誇說江山不離口吾君御極初選藝
東樞二卿新擢第解褐曾麾佐郡官首得宣城為歷試
紫微田郎次登科東樞受代傳所事第三榜中第二人
今在烏臺為察視逐來通倅少名流雲泉竹樹應包羞

今春忽命姚著作學術縱横才磊落當年雄揖第三人
官路迍邅久漂泊去歲献文重名試新恩始上芸香閣
未教修史未演綸宣城奉使卿親民且忻彩服得就養
莫歎朱衣未即真旧遊應有交朋在此去仍言婚宦新
下車布政民休休高吟淺酌誰献酬夜深紅燭在何處
綺霞各適疊嶂樓公権書札燕許詞未免山僧乞撰碑
撰碑書碑即三載眼看徵詔在丹墀却愁未盡江南興
閑坐蓬瀛揮玉柄黄樞侍臣兩制官侍官同説宣城景

送晁監丞赴婺州関市之役

閑征市賦廉賢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婺女星臨海边郡黄綃辞高位尚卑白華行潔身猶困會待時来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坐市中屈身豈愧丹陽尹又不見張生狂醉戀揚州冬瓜堰下甘肥遁此行况是春皇華数丈軽舠載一家攜餅下岸買竹葉桂帑背風穿蓼花霜晴震澤初嘗橘泉過惠山應試茶虎谿曉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湖月盜排詩景在途中旋吟詩句教兒童漸近金華見隼旟五馬来迎使者車應知驥足暫拘絆八詠樓閑頻啟宴醉

中官妓乞詞詩刻谿紙貴抄新詞他年誰献子虛賦召
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許渾孫進家集得官

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為蹇滯多窮愁孟郊顛頓死逆
旅浪仙斥逐長江頭張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輕薄萬戶
侯浩然無成鹿門去李洞慟哭昭陵休生無風教丹王
化元無勳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
收高陽許公精六義獨向聖朝生後嗣因將先集進九
重高步金臺曳珠履祖德光輝聖主知府尹賢明丞相

子時維陽權牧郎故中令薛相之子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清外三
事遂令天下詩學人徒羨君家窮四始我来迎侍游江
都玳筵往往陪歡娛遂求家集恣吟諷海波乾處堆珊
瑚因思賈孟數家一何若詩鬼嗽嗽餒無子主孫淪沒
誰及君閑倚紅蓮傾淥醑艸檄餘閑好賦詩莫放風情
忝尓祖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華人熙熙誰信佛茄蔬剃髮在西戎
胡法不敢干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肖奢滛惛乱蠧王道

經鉏堂校録

秦皇漢帝又雖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蒼生哀若不自知
從此中國蠻思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迎來萬民重
爲君爲相猶帰依喃〻聾俗誰敢非若教却似周公時
生民豈肯須披緇可憐𪘲〻避征役牛入金田不耕織
君子之道動即窮亦有賢達藏其中上人来自九華山
叩門遺我瓊瑶中錚〻五軸餘百篇定交仍以書爲先
書中不説經文中不言佛有心直欲興文物感師自遠
来相覩爲師畫卦成同人出門無咎非群分袈裟墨綬
何足云時爲長洲令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日双開牡丹詩依韻

君不見年〻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拔開華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琼瑶台玉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借霓裳來主人尽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拳杯多感同年与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適跡代我作詩如錦折他年吾輩功業成与君共作騎鯨客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誰為東君掌青律故將春日連人日春日雨絲暖融
人日雪花寒慄慄兩雪寒煖苦不同可比交情去就中
仲咸擁爐發謌詠古風激破澆漓風人情離合古来有
名公初亦疑周公汾陽臨淮本仇隙一旦分兵若親戚
四公翻覆人不飢各各摻心為邦國此外譸張多為已
反掌背面如千里張耳陳餘不忍言魏其武安何足齒
我愛中允君子心〻与人交淡如水别有人間勢利徒
一去一就随荣枯西漢董賢方佞倖孔光迎拜卑如奴
是時揚雄在東觀投閣欲死無人扶有唐力士夫人死

朝士執喪如喪妣是時李白放江邊憔悴無人供酒錢
小人之性何所似真如蜂蝶并螻蟻尋春逐臭苟朝昏
豈顧松篁与蘭茝重君誓心一何極澗底松兮陵上栢
澗松陵柏有朽時我約君心無改易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治按獄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樹青葱雨初過柳條漸軟蝶双飛
桑葉尚多蚕一臥薄情野水流不迴無力春雲慵欲墮
團丶榆莢是誰抛滇丶游絲向人辮可憐花本間嵐光
花前正好飛觥觴馮君風駕一何速捧檄艮坑按辛谷

轉輸昨日又移文小甿訴牒何紛紜見說南山六百里
阻盡馬蹄摧屐齒是何屈于不知已衡斗太阿教補履
龍無尺水且蟠泥驥困鹽車但垂耳片言折獄亦胡為
必也無訟方君子吾徒事業本稽古得行其志當刑措
盡衣畫地免煩苛抵壁捐金返淳素未行此道且
營營為祿聊代耕殘春水別不足念為君高唱南山行
南山一月期迴莫訴臨岐數卮酒

烏啄瘡驢謌

商山老烏何慘酷喙長于釘利于鏃拾蟲啄卵徙尒為

安得殘吾負瘡畜我從去歲謫商於行李唯存一蹇驢
来登秦嶺又嶢巖為我䭾背百卷書穿皮露脊痕連腹
半年治療將平復老烏昨日忽下来啄破舊瘡取新肉
驢號僕叫烏已飛劙蔔蹩毛坐吾屋我驢我僕奈爾何
悔不挾彈更張羅賴是商山多鷙鳥便問鄰家借秋鶻
鉄尓拳鈴鉤尓爪折烏頭兮食烏腦豈唯取尓飢腸飽
亦與瘡驢復仇了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經鉏堂校録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詶安秘丞謌詩集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為英靈東方曼倩蕭相國至今留得終天名又聞地有三十六箇洞〻中多聚神仙衆神仙負過遭譴謫〻来人世為辤客李白王維并杜甫詩顛酒狂振寰宇今来相去千百年寥落乾坤間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庸兒惷夫空紛〻夜眠朝走不覺老飯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安秘丞星精仙骨真有餘月中曾折最高桂趍出玉兎驚蟾蜍示我謌

詩百餘首筆鋒閃〻摩星斗怎似碧落長拖萬丈虹飲竭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撇一陣雹打折琼林枝倒卓夜来夢見李長吉叩頭再拜須来乞自言失却照海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輩不然又爭得標格峻邁文辭顛怪有時醉起一長憶叫韵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却入蓬萊宫休使麻姑更爬背

訓安秘丞見贈長謌

我聞進士登科換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由来数

經鉏堂校録

百年直疑空却神仙窟其間最貴龍虎膀乘時得路為
卿相一從巢冠犯闕来梁氏禮闈還草創莊宗明宗雖
膺命晉朝漢朝俱不永其中繼得神仙材太平不見哀
之哉上玄應恐天地閉安仙又謫来人寰二十把筆疏
辭源黃河傾落崑侖山有周道衰猶嘆鳳天公留得歸
皇宋天水名郎掌貢時禹門萬仞連雲聳不是真龍不
能過嗔波恐浪浇雷火浪浇北首七箇星是歲一時下
降為門生安仙堂、冠其首六星煌、頓隨後騶虞賦
就鑑金石丹水詩成擒錦綉玉皇殿前受恩遲一時命

入芙蓉幕獨淂歸州近巫峽十二晴峯在長聽郡齋狂
醉復狂吟書盡巴東一川葉迩来遊宦五六年吴山越
水供新編還同白傳蘇杭日謌詩落筆人争傳去年始
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鋒鍔阮藉營中浮蟻馨亜夫門
外垂楊弱驥足雖知暫縻紲樽前未始嘗嗟歎只應會
得老聃言大器本来成　吾君正是与之教不日徵歸
掌綸誥　醉揆雉扇掃宫歸慫上螭頭呈諫草筆下追
還三代風祛尽浇瀉成古道丈夫方見兼濟才莫學西
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見如故人長謌謂

我相剪觞使疑平地升青云文章难淂逢知己知己相
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〻老親稚子相頌啼出一物
足岐路迷淂君引上登天梯

拍板謠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脆排㒩其数六双成捧立王母前
曾按瑶池白雲曲几時流落来人間梨園部中齊管弦
管弦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吳宮女兒手如笥
執向玳筵為樂準数声慢仙人辰齒下雲棧老狐臈月
渡黄河緩㪅輕〻踏氷片数敲急空江雹打漁翁笠鮫

人泣對水精盤滿把珠玑連瀉入劃然一声送曲徹由基射透七重札金壘冷落開無聞隴頭凍把泉声絶律呂与我數自齊絲竹望我為宗師總驅節奏在衙内歌舞之人无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探東海桑閬苑宮中養蚕老任是唐虞學姬孔蕭、寒草埋孤塚我恐自古賢愚骨疊過北邙高皃几少年對酒且為娛几日樽前垂白髮安得滄溟尽為酒滔〻傾入愁人口

送他醉、千百年六轡蒼龍任犇走男兒得志升青雲
須教利澤施于民穹來高枕卧白屋蕙帶荊裳還自足
功名富貴不由人休學唐衢放声哭

戰城南

边城草樹春先花秦骸漢骨埋黄沙陣雲凝着不肯散
胡雛夜、空吹笳我聞秦築萬里城疊尸壘土愁雲平
又聞漢發五道兵祁連澤北誇横行破除玺綬困胡亥
始知禍起蕭墻内耗蠧中原過太半黄金罰酎諸侯叛
直饒侵到木葉山爭似垂衣施廟筭大漢由来生醜虜

見日設拜尊甲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必穷兵黷武

戰城南年来春草何丵〻穷鄉近日思信露寒岩凍岫

青如藍方知中國有聖人塞垣自尔除妖氛河湟父老

何忻〻受降城外重耕耘

若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水升如湯煮松枝桂凝若痴喘

殺谿頭嘯風虎北溟鎔郄萬丈氷千斤凍鼠壯如蒸我

聞胡玉長飛雪此時日晒地皮裂仙芝瑶艸不敢茁湘

川竹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青叠碧徒尔為

瑞蓮謌 并序

宴設都頭宋承武其先嘗為黄州刺史有別墅在閬城東南池生瑞蓮承武来告因与從事曽校書汎小舟以驗之退而作謌以紀其事

江城五月江城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横宋家池工瑞蓮生蒻、出叢抽一莖、端菡萏開兩朶忽似娥皇將女英九疑望出蒼梧暮低頭並照湘波清花落蓮城碧於外瑟、塵輕熨人服蕭郎弄玉合巹時一齊霞下琉璃盞坤木　靈載圖史守臣尽可聞天子吾君有詔抑祥

瑞異獸珍禽不為貴瑞蓮無路達冕旒也隨衆弃老池頭吏民婦美賀郡守敢貪天功為己有古來善政数杜詩桑兎附枝来两岐瑞蓮信美産玆土起予謾作閑宫辞年々更頤再熟穡倉箱免使吾民飢

進上狂詞送侍棊衣襖天使

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机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独飛天蛾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々皆御製中侍宣来示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既誡貪心又嫌怯

唯冝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先皇三勢有深旨
豈獨一枰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于篋笥傳子孫
至道年中出滁上失脚青雲空悵望移典維揚日望還
軒轅鼎成飛上天龍髯忽斷攀不得旧朝衣上淚潺湲
吾皇曲念先朝物徵帰再掌西垣筆悲涼忽見紅藥開
哭臨空隨梓宮出去年領郡淂齊安山洲僻陋在江干
黄民誰識旧學士白頭猶作老郎官昨日江边天使到
隨例霑恩着衣襖皇華本是江南客久侍先皇對棊奕
筵中當說前年事三勢分明皆記淂我送失職別上臺

御書深鎖不將來遥想綦圖在私室天香散盡空塵埃
今日因君聊話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聖朝
君恩未報双鬓凋金鑾殿花春灼灼永熙陵樹夜蕭蕭
空歎拖賜在泥土不知舐鼎升烟霄多病相如犹未死
追思往事欲魂銷星使令辰迴馬首强對離筵滿傾酒
悲歌一曲送事書唱与朝中旧知友

還楊遂蜀中集

上玄茫昧胡為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
生有述作死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著書

尽令富貴陷逸樂蠢〻哉〻如鷄豬泯然時物作時瑞
誰識鳳皇与騶虞經史子集燦今古粉繪帝道張皇謨
一言可采即不朽名姓長与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輩
窮辱不足形悲吁夫君擢秀在晉左国小而逼何區〻
科名始得值兵火金陵坐見成丘墟帰朝總得一贊善
黜降重為縣大夫彰明僻遠在蜀道又遇妖賊攻成都
徒行抱印入隴氐乞食夷落何崎嶇帰来朝請作主簿
朱衣暗淡鬓毛疎昨朝投我蜀中作靜然一集如琼琚
杜甫奔竄吟不輟庾信悲哀情有餘我逢聖代自多艱

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謫官詩什何紛如
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銖郎官疎遠既未貴
縣吏礼教不足拘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枯魚

啄木詞

淮南啄木大如鵲頂如仙官跬丹砂觜長數寸劲鉄〻
丁〻乱鑿乾枯查黄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破
何當吏与綉衣裳羽族横飛作持斧

秋鸎詞

淮南八月尚有鸎閔〻无異来時声東風指奔如簧舌

何事經秋𥿄未絶飢鳶病雀亦能鳴鳳鳥不听何處説

江豚謌

江豚江豚尔何物吐浪奔波身突兀依凴風水恣豺豪喻咱魚蝦頗肥腯肉腥骨硬难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紅雲漠漠江雨来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唐河店嫗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虜至店飲食遊息不以為怪兵興以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嫗獨至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嫗汲水嫗持綆缶趍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為王且告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嫗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綆弓杪附而汲馬嫗自後推虜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具焉鞍之後復懸一彘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噫國

之俗塞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習戰鬥而不畏懦矣一嫗尚尔其人人可知也近世边郡騎兵之勇者在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山曰所子是皆習干戈戰鬥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轡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久之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边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驍捷所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衆雖加名募边人不應何也蓋選归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

不足禦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宜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如是得边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録边事貽于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隷滁州軍籍文為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若髡截然邑人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

輕重其手天譴之尔嗚呼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則鞭扑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恥而已故有蒲鞭而識者有束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恐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隸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而天譴若是况執天下之刑者邪吾見世禄之家子孫瞽墜殘癃疾瘵者有之為人僕妾者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謟主忌賢剝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矣作焉進傳以自識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得為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説我民不知憑高就樹作巢之基横蔚蔽空欹靡向風疎不為拙密不為工晨翔暮棲与禽鳥同弗呂弗綢壽其考終比讀如比屋如比巢熙丶若居天宫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萴以堂奥漸其庭户鳩繩聚墨廻廊合廡煸乎我巢悄焉无覩犹賴伊耆儉于一時椽不用斲堦无翦次舜禹善嗣宫室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之至于周公攝政于姫明堂辟雍有

威有儀亦克用乂人罔知廢降及後世風俗澆漓穹奢極侈蔓延而滋瑤臺琼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爲空土姑蘇麗矣闃然荒墟阿房侈秦以荆以蓁未央奢劉爲墟爲丘秦漢之下土木孔修霜斧雪斤千雕萬鏤金凝碧融簷罘罳鈎窓綺暈透壁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競壯觀熟知衆欺刑以三夷賦收太半門〻出租室〻思亂一家百楹束手而散追思巢居如捫天漢於戲太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維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之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宇故民罹若

何當仁君嘗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豈室廬縱亦及于有巢亦庶几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記孝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来貿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殞咽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濆糗糒而食之廬于墓側三年徒跣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遶墳號几慕卒絶者數四然後登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王者皆然也漢代以来始有以日易月之礼至于人臣亦用金革之說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故閔子腰經從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代以来喪礼已廢而蛮陬之人独能尽礼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失礼樂則求之四夷者虚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為予說云

記蜂

商於兎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

經鉏堂校録

其衆曰王无毒不識其宅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
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
或三或五不嘗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
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
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
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乱不可嚮迩
凡取其惡蜜不可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
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无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
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

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
中似什一而税也至于刺王之台使絕其息不仁之甚
矣故總而記云

記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予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
王符公彦卿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鄆
也多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
之牝、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産子與他駒特異者既壯
圉人將以合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其所生卒

無欣合之態將強之則蹄齧不可嚮邇圉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騮俚諺以北馬為騮北馬為騾其駿必倍不幸而騾又獲其種明年將胥靡之腐刑也俚言改馬也不可失也乃以數北馬誘之乘唆作之勢以巾冪其目閒而進其母即已句徹中然後曉其所生因垂耳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頋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名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閈閎閎巷門也春秋傳曰肇而入于閎扃鐍甚固盖嘗所不啓者遂哀鳴疾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數蹈而死嗚呼礼称禽獸无礼故父子聚麀夫馬本獸也古聖人調伏而御之故曰

伏牛乘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其心乎国人誇陷知恥而死于小人之心也遠矣国人之心望于禽獸者又遠矣予嘗恨不目覩其事具斃帷以葬之又惧其事久泯而不傳且欲警声色狗馬之家与世之内乱者故記

録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月日東海島夷人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盗魚塩之利以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无何疾飆忽作怒

浪四起飈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恬浪平天色
晴霽倚橈而望似聞洲島間有語笑聲乃疊棹而趨之
至則有居人百餘家垣籬廬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墾
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鱉者
婦人采擷葯草者熙〻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
問之有前揖而對臣者則曰吾族本中国之人也天子
使徐福求仙載而至此童男丱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
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
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粮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

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充其腹又取洲中葩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葬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矣懷土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五嶺之戍長城之役河房之勞也雖太半之賦三夷之刑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明日臣登舟而迴復謂臣曰子能以吾族之事聞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則萬民之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壽之禱耶臣因方漂遐方得此異說弗敢隱匿謹録以聞惟

陛下詳覽焉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錄之以示于後

并誥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敎告并民作民誥王若曰惟天壽萬物罔厥私唯君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惟其長句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沴不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王克嗣二帝

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厥慄危厲若濟巨海而弗庸舟惟其溺我先王帝土建国十有八祀克于用于賢克修于兵巧儉乃勤乃慈乃仁德升天于天降祐我有宋俾萬方奔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敢弗率非天私于有宋唯天輔我先帝之明德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荐以太牢牢報功于天祀于圜丘嚴配我祖奠邦家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㤞我命不供厥職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勲未集用弃厥世天之曆數在予一人于一人奉承先帝

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我帝之遺烈在幷王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民罔攸蘇囯艱厥食暋民先歲祖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得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〻〻鑒幷民俾予弔予曷敢咈天以速台罪伏頤取逆幷人率服惟幷王元台亦宥厥辜俾卽生獻俘太廟光我祖禰群后咸覲以稱台德嗚呼幷王元反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〻實自喪于厥身凡厥幷民悉听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無流蕩離析無若幷元時予其子育汝〻率我化從我

敎我其賞慢我政違我道我其刑唯刑賞在台手勉從

訓言罔或怠宋既尅并思偃武作休兵且將東巡狩于

岱宗作告戒休兵告戒二篇皆亡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夷會戎交蠻接狄与中國之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曰吾譯之小者也又何學爲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心小則易其語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无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无道德仁義礼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

仆然而斃當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尔是以伏羲神農黄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耒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道德仁義礼樂刑政之法与爲三代之下譯天下者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也天下之人几復爲戎狄矣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也漢復譯之犹雜霸爲自漢而下譯道多乱吾不復述也

己噫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焉力牧廣成王之譯師也伊尹呂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舅犯覇之譯師也蕭曹子房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之小者不過合華夷之語取商販之利尒當學周孔之道可以為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欤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修春秋設凡例物為灾則書之不為灾則闕之盖物之灾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灾者以垂戒尒苟不

爲災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爲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于
數也斯聖人之微旨在焉故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噫去聖漸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
下者視天災時變不務德禳之但委其數而已吁可悲
也然則君有修德禦災轉禍爲福者苟滅而不書曷以
儆後代是以堯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尒皇家
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上念粢盛稼穡之重則貶
常膳避正寢徹宮懸青災恤刑以赦天下曾未旬浹蝗
死于野或曰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將

有待也天其或者慮怠于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修德以禦之則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熒惑太宗之去虫蝗得為比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彰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畫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示之敬也唐李以来為人臣者此禮尽廢雖將相諸侯多祭于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子賓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采尽妙禮

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〻則或形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冥昧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極之心祗肅視之第不語尔嗚呼是冉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若貧而無厚幣以餞冉欲冉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靖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威人臣莫与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酖許后事垂發矣𡖖以告光〻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

惟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爲之邪石碏一陪也殺其子叉而春秋義之吴起一將軍也殺其妻而史記壯之況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脩其身脩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邴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爲已有与夫日磾之割愛邴吉之讓位讓

經鉏堂校録

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旋其
家非顯禹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泊
擢第入官决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
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
夕閲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與古相戾何者今法吏所
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
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

觀之前交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則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
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
乎罪當笞尔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
又有子訟父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名請止夫子赦
之及季孫不悅乃歎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
不教以孝而听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從父
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
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尔欲望刑措

其可得乎

既往不答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答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慄夫子疾其无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覲國家昏乱政教缺失不能扶救

者卒曰事已成矣吾不説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〻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〻則不聽覆〻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寘重物人又息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摧輹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无是苦也聞之者怒而詰之可也謂其无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升其人復其物又肇而復馳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

經鉏堂校錄

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詈曰予爲得言吾既往之事邪雖庸人不至是而爲君臣有國家者返若是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爲誡誥固亦多矣不可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爲君者胡不奉而行之既往不咎哉訓于臣曰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曰有犯无隱見危致命爲臣者胡不踐而行之獨曰既

往不答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之言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見漢成帝師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語怪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邪王莽竊大位據威斗南湯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非盜聖人之語為飾非之資耶班固謂莽譎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與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答夫子誠罕我

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〻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曰是非夫子之言也子三五有援引而礼經兩、存之予為論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為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僭侈為石棺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尔故

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亡又問有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全人之旨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亡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囯高之言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椁、周于棺土周于椁是也今桓魋為石椁三年不成可謂害于人矣故夫子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代聖人易之棺椁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奚速朽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叔反必載

寳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而有子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閲（即敬叔）之喪位蓋由乎貪矣及其反也又載寳以朝夫子飢之故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貪者非謂喪者皆欲速貧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荊蓋速于行道也非汲汲于祿仕者也是以中牟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牟費附庸也尚欲往焉况楚大之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茍至于

王則民受其賜矣非謂貪乎祿者也奚逮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圣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礼成于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具存焉蓋礼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賛皇奇章李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接士以礼也突厥來寇則閉門偃旂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

其衆仁也王文蒸二子死父之難县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吊祭上章乞如旌表義也閉閣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也因令請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戢廉隅也噫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僅竄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免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机事不密貽汚宮之禍取笑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羡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謡言當有女主

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羡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羡自稱五娘太宗其以封邑皆有武字又言合女主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京公輩互謂朋党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党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党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性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君子

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言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明党辯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奇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吉為管蔡之行固不徵足也考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

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為予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為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誅宗室亦一代之真主尔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披之洎尽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国家未安君集寔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邪蓋天文变于上人謡騰于下雖圣人不能不疑惧矣惧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

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唐史至是歎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乎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死苟免危邪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齔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

肯才之孝心礪忠之臣節揚没後之裕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戒然尔及隋祚陵夷江都弑逆受宇文化及之命苟民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污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邪及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乱常之賊立郤敵之功以致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献俘受执面目何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邪雖復数布郡條悉称良吏盖崔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爲予為賢母之説則可覩孟母不足倫也正人之耆亦不虚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吏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邪

先君後臣論

衛鞅嘗事公叔座 平 座知其賢而未能用會座病衛君親視之疾且問国計座曰臣之家宰鞅可与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座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无使逃他国而為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与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為社稷之臣也討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之國寶殺則去國之蠹蟲有始請用中請殺

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之非豈史筆之有私邪將史才之未至邪予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遽寗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譏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

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既死之難不待誘而
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扰懼人之不
從也况混而為一弐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
故能演河圖洛書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彝倫
攸叙人到于今頼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遂
竄者小国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无道
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
商之祀不絶于宗所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通暴秦之
博士尔苟脱虎口豈徵子之倫邪楊震之于比干異代

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干以起教遷寗叔孫通楊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遷寗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楊震之風者盖亦鮮矣殺身成仁樊豐之狡猾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乱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葯而死斯無愧於比干矣然吾勸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淨況乱世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授禪微遷寗叔孫之風者乎其子脩比而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

孫猶不能守況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干頸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歟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六

重脩北嶽廟碑奉勑撰并序

臣聞元氣胚渾結而為山嶽幽靈肸蠁降而為神祇剏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載伏旱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唐封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常山卻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名繫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簡子

之寶符產昌容之達蒙足凍長城之窟影建天漢之墟
積厚穷陰出靈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
衡共揭參天之勢稟是陰騭孰克主張洪惟嶽神受命
上帝燕南趙北我是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士名載乎
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
室也既奉時祀亦穰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祆幣玉帛牲
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来尚矣我法
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於
無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正會之圖僸佅

凭離沸渭雜宮懸之興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宋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戎大定然猶焦勞克己宵旰臨民每戰兢兢念元元本本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庭椒房儉約中度離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褐於是乎有繒帛之賜當暑揺扇則軫下獄之羅辜於是乎有縲紲之恩非蒐苗獮狩之時無馳騁畋鷹之事非朝會燕饗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籍掖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氏之情也向

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況永景之
退熒火也大旱作沴毀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
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己也既如彼上玄之祐善
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語所謂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眞畏天命
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修百神蠲潔嚴祭
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光天弗違菲飲食而厚牲牢
天地神祇享至誠之薦卑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川啟
必葺之祠豈夫比禋于六宗來洽礼神之義祀于五畤

但萌徼福之心墜典无文我能具夲剏茲陰嶽固有嶽
章華冢珠旒受王者之冊礼太宰秬鬯命守臣而有事
下迩玄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扃旧推宏
壯韞慕容之珪璧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与京然而
運有污隆時有興廢雖先方之体奚往不通而有象之
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来諸祠宇卜其吉凶
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寔
依人之祀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盈覆之
期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蓋民力之

是寬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水未
累太宗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𠩄徒黃
門貴人鳩工而蕆事楩柟杞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
來五材寔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睟容
乃與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闥有翼階陛斯隆綉
桷雲楯玄曜烟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
衣服昭其文簠簋豆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
愆揆日之期再聳淩雲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載長
落之神用至止享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

而礼成八音和而神降谿雲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海
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尔繁祉庇吾边民况獷俗之未
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
雷霆勅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尔粢盛鑄鉄農
器而毀戈鋋荐畀多稼耕边田而飽士卒永樂豊年況
今將相叶謀人神共怨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
山將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謀不
尚思魏絳之言更鑿悝王之策安民和衆契而天地以
為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優伯備法駕

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和高枕十月北巡之礼冬奉
彝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岳
之礼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哀樂声明文物以咸備律
度量衡而必同升中於絕嶽之前肆覲于重峦之下起
白雲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岳而已
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衍但恃窮兵臨瀚海而勒
燕然未為神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紫垣請終軍之纓
非無壯節投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慚非擲地之才有玷
他山之石謹為銘曰

節彼常山峻極于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摩穹戛漢控
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爲明、嶽神上帝所授不騫
不崩可大可久其誰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山郡
守秩視公兮爵爲王金其几乎玉其牀何以贈之兮赤
紱斯皇何以處之兮峻宇雕墻諒聰明兮無㝵喪維廟
貌兮有興亡嗟躄客兮盪毀遇醜虜兮猖狂物成敗兮
有數神杳冥兮無方雖像設兮云壞于精靈兮靡傷詔
新斯廟表匈奴之不道詔祠尔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輔
德兮我有慶鬼害盈兮胡無人絶代馬之南牧揚和鑾

兮北巡有效靈之雲物無出塞之妖氛齊泰山兮荐梁甫並亭亭兮接云云飛英声兮騰茂實握乾符兮闡神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德于五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行隱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

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名不稱矣引而伸之而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輙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説于内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几墜于地于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覩乎戚姬之變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揺社稷將墮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曷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閭强楚鮮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

鑿而方枘也先生〻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廷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与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寔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去之不來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犹有建
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
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弑宄殘何莫由
此其後濁天下莽卓盜国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棋
纍纍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
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
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礼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
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

興故輔之以行道爲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爲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夘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貳使之命丁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鸞鷟而已哉寔欲使立朝廷爲臣子而挾幼沖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商眠商嶺迯難秦阬知秦之祚亡
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
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
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漢之戾園
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式昏
乱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
帰己先生不生大事去矣蒼野峩峩祠荒薜蘿遺像斯
在德音可歌清風凛凛素髮皤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皆署焉總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甚者是以古人或耻之意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為是也矧百里之條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簿又裨贊之則人受其賜也宜矣令長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其苦也又宜矣茍能曲盡規正裨合于道則一邑之政有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任所乎至于理簿書課農事供賦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尔其

閭有閧訟相髙婚曰未决畜産交奪契券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僞正其曲直助令長詳而决之使形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有姦猾有墮農有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長遏撫之誘導之懲激之則百里之人恥格而移其風矣有力田有孝悌有義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申擧之礼學之旌别之則百里之人知勸而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之能事畢矣然后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黄循良之政可待也復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舜雍熙之

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姑能公乎心而執乎道
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畀冗之有烏其策
名起家作吏斯邑致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志
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
是位升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
民〻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
繫於人亦將繫于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絶有周

礼在魯則單父豈曰乱邦有圣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賦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于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礼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礼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以事鬼神行慶弔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

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泊王道
云亡覇圖孔熾大小相併强弱相攻邑〻子男宗廟不
保故曰傳漢南諸姬楚寔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
也秦有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隷於郡矣
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
取於郡〻取於縣〻取於民是以臂指揺民而自秦也
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不
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豈唯道不能行
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

歎徒勞而歌歸去者爲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
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
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洲之名見
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
誌闕焉錢氏享國几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
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爲袁仁
鐵首之王某次之其土污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
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儲畜好祀非
鬼好淫内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

而驕負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
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
市男女以塞責者甚可哀也是蓋隔中夏之政寢列國
之風使然也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
泰其有漸乎某非循良之才莅凋瘵之邑仍以旧貫民
安仰我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
歲租更送他郡若舟檝之役廢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
始听民以本屬民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
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評議政体總而

刋之存諸所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犹元凱之舉也而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无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无得而

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雖以魚鹽之利漑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寔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无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鷙其久次皇上嗣位

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國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〻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之且狀政績聞諸冕旒未几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朞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焉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冬為蓁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悦隨郡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宫圖蔓以出

之數仞之墻樹土而揭之殿堂即嚴門闕斯備而以丹漆飾以圬墁制度合乎礼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而又如此粤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礼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罍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八和三獻終而神悅礼无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墻化之犹影響俎豆之事脩矣礼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聞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吴地裸国也崑丘海

嵎也旧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武其幸忝德鄰熙聞善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与聖門不朽頓刋于貞石時大宋雍熙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九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尔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旧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至若北闕向曙而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声金門未闢玉漏犹滴徹盖下車与為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心憂忡忡待

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迩相君言爲時君納爲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旧恩未報思所崇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陷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灾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恱士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謟容以媚之私心惱、假寐而坐九門既閉重瞳屢廻相君言爲時君惑爲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

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其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價其來旧矣雖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郊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主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蓋其半矣非勳戚世家居无隙地設或有之則又庳于邸店之利其能捨錐刀之末資耳目之娛者亦鮮矣故凞牧

牧隴西李侯与神德皇帝有布衣之旧在乾德開寳中維刺边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于旂常此不煩述侯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務寔而不務華居其坊之後第在大内之東南実繁會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一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息讌追而不劳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善鄰献其第病樹蓺之不滋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效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旧地以及泉輦野土而褱丈費数十萬人不以為難与夫謀

衣食之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之捐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于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之 上聞而駭其事遽命出内府錢贖而還爲君子曰李侯之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冝乎有是之光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断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悲也先是侯嘗牧于濟即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又同舍紫微郎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熟其事己丑歲与子遊其園息其亭一則嘆旧館之喪一

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央者曰克家取象于易也謂之東南者曰育構徵義于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狀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況則見于群公之詩什

大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脩大殿碑并序

漢明以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不建梵剎而聚錙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仰也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旧封周廣順中始剖符竹命二千名以治之未改邑時粤有茲寺之額院宇弗

葺垣墉半傾待風雨避燥溼外則无觀焉是知地之興
廢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
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衍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
落髮于嵩陽會善寺瑠璃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若謂衆
生貪着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修心以
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響荅有道安之理論蘊支
遁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信佛
法廣延僧耆師以行望素高屢得名見于是簾前賜紫
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

德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內僧正師一心住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榱桷出于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桴川而東約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凡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疲上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奉我先師籍録之悉冬裘夏葛盂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鐘以警昏旭乃範金以鳴之茲樓既成茲殿將構天不慭遺師之云亡徒弟五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

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
竭肯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美以其邑人也辱与先
大師遊見託論譔申之以銘其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寔未位我師之來志
有必葺寂滅有期大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弟子
克相孺慕號立夕構朝營歲据月拾資用益饒工徒允
輯紅樓霞舒紺殿山岌榱桷棟梁龍蟠虬蟄丹艧塓塗
霜凝霧合是維莊嚴豈慮燃溼厥師經始因果如彼弟
子善嗣功名若此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脩山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有存者浮圖民之教来自西國舘于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敞歷代增之得髙其堂揭其鴟尾得大其户軒如雉門中心闕然蓋兩觀之遺制尓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曆四年建于鄆州鉅野縣〻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汶水南極芒碭沓百餘里其中藪澤深戾民俗獷戾揭竿嘯聚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星来

格思欲平萑蒲之盜啟符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主者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儼像設也後有當倫説法也雖廊廡未具故已甲于佗寺矣唯茲三門基而弗構蓋地苦洪水民无餘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横水矣開宝丙子歲功德主大德某夫謨締構戮力經營騶喜捨之財節衣盂之費伐木肇石鳩工庀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国某年月日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有光又立二金剛以守焉望之巍巍是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

衣冠樹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其生于周長于魯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譔述游官靡定于茲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寔總而書之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暨祖庸主向請書於石陰時淳化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寔人君也故見於春秋載于礼文秦兼三五之號王爵婦于人臣由是儒教无之內典有之其神異威力異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廢興脩

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
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今皆百年相好無減惟殿堂朽
蠹殆將不支先院主清弁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
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長興初落髮尋受具戒于興
元府王子寺清泰中繼主寺事以太平興国四年還化
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
環合亭臺洞啟樹珍果植名花佛寺之莊嚴釋門之儀
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造水磑嘉蔬有圃柔桑垂陰
玆所以備紺宇之繕完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

西偏頗極宏麗惟天王殿未暇故作蓋工用之大也臨終謂弟子懷省曰吾始居茲寺屬兵亂之餘院宇圮毀驅其豺虎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几有成而商土瘠商民貧衣食惟艱檀施且鮮我粗衣糲食往来竹山上庸間得尺布斗粟負荷而帰積毫累銖以至百黄今僝工雖示滅有期心不滿者惟天王殿尔汝能嗣之我瞑已畢矣懷省泣授付囑勠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辛卯伐秦嶺徽工華陰宏壯瑰奇不可殫紀非先師之理命而弟子之肯構疇能与於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深

山穷谷之中常時度木者以僻險不取咸謂虛弃其功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大作一夕吹積于山下栾櫨櫰㮰以類而聚若人力之所區別然而寺封尚遠河流頻耗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礼精心禱之果有風雷吼駭山谷推蕩漂注集于郡南自非神功陰助曷能若此之易也某左宮商於見託譔述得以事迹刻于貞石寺之原始旧記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峭阐之右惟商為郡京輔之首山名兔和寺曰福壽有天王殿基於天祐載祀綿遠棟欹甍漏先師

理言弟子肯構事雖人謀材乃神授基聳抃鼇山燔靈鷲畫拱丹楹紅欄青甍上方古木南榮列岫梵字增輝睟容益茂善績可紀良緣有後刻茲貞石用光不朽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十六